鯸鯖瑣語 全

清江詩話 全

小華楚書

鯸鯖瑣語

全義 李濟臣夢應 著

黃胡安公守身烈成公致身皆翼成公喜之子也翼成在時兩相己爲宰樞青坡劇談記翼成飯時兒奴輩羣擾至挽公鬚索食而公不訶云則居家似一於寛柔矣然待子弟甚嚴罕言笑一日胡安兄弟同在別閤雨雪驟下咫尺不通兩相謀入內舍度不得便利則胡安謂烈成曰汝負兄可也烈成方負且行翼成見之曰當此之時弟若投兄於地則其殆矣烈成便投胡安於雪中衣巾盡汚翼成始怡然開笑兩相

喜曰今日得大人一笑爲幸大矣
國家以几杖賜大臣之稀年而不聽謝事者乃禮記所謂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之遺制也然必關國家輕重乃得受焉故雖致位一品而非經贊成者不得我先祖諱貞幹以嘉善前都觀察使致仕家居年過七十母夫人金氏亦踰九十奉養盡孝常弄雀雛於前爲老萊戲以悅之頻請滿朝宰執設壽筵以樂之皆母夫人親黨也 世宗嘉之命陞資憲階拜中樞院使仍降璽書褒美特 賜几杖酒樂以侑壽席蓋公以從二品陞正品已致仕而起拜樞院受一品

不常受之几杖古今常以高官致之而獨以孝行得之後　世宗加封考妣母金氏貞大夫人之號其前後榮寵無以復加誠古今之盛事也一時公卿咸賦詩頌之有慶壽集𤼵揚孝靖

世宗賜几杖於孝靖其教書曰尊高年褒有德國家之令規稽諸古昔唐崔鄲一門孝友宣宗賜堂名以寵之宋徐積事母純篤仁宗授官爵以旌之皆所以崇奬節義砥礪風俗之道也𠛬卿以累朝之耆英有過人之高行孝順之風聞于一時卿年旣過七旬卿母又踰九袠母子怡愉同老萊之娛戲家庭輯睦如

揚播之純厚其為士族之所宗而有關於風教豈淺淺哉夫既有稀世之美當加異等之恩是用超陞爵秩特賜几杖以致夫嘉尚之意卿其安身養和益播休聲以副予崇孝理化民俗之至懷其崇奬之意至矣大提學趙末生序之曰此周王策命君陳之辭也

我先祖孝靖公母夫人壽至百有二歲乃終或問能壽之由答曰不向日月便旋則壽矣英廟朝有宰樞文繼宗孝宗兄弟皆以射獵名乃孝靖夫人甥也嘗邀孝靖共獵孝靖見一獐犇觸前來仰視孝靖良久孝靖憐而不射俄而産于孝靖遂自避以泯其跡又

請與捕魚兩文相執網俾孝靖持筐孝靖見筐魚惜
死噞喁者盡放之捕訖數魚兩文相戲曰後勿執筐
可也孝靖子孫甚蕃有五子三女其次子諱士寬官
至府尹追封領議政全城府院君即余之玄祖也府
尹有七子而六子登科義長則武科禮長智長誠長
孝長恕長則文科獨長子仁長早歿末第而仁長之
子守柔武科孫繼福文科無異八子俱登科而誠長
孝長又中重試禮長恕長連策三勳其他槩可推矣
其外孫若許忠貞兄弟沈忠惠兄弟皆是母有敬天
之心子有愛物之仁其積善之報不亦然乎有子孫

譜附慶壽集行世

孝靖公嘗爲江原道都觀察使孝靖之考諱丘直曾爲本道按廉使孝靖之子府尹公及府尹之子誠長府尹之孫德良府尹之曾孫繼福希雍相繼爲監司七葉連按一道可謂盛事矣隆慶戊辰嚴君赴吉州牧使余往省路由淮陽時府使楊士彦請余看壁詩曰此中有稀貴事矣余見之則我玄祖府尹公題詠之後子孫繼莅本道者皆次韻繼福序則言六代連按之美希雍詩則曰幸襲餘香作七人余曰此我家事也楊公喜曰然則獨不可無次余請待爲本道都

事而後遂焉楊曰知君將有遠志然再斯可矣余終
不敢辭末句曰若使來仍求世德觀風奚止七番人
蓋以告勉於後人耳
洪江寧以前左相受几杖慶宴日右相盧蘇齋與沈
參判守慶席上賦詩以賀之其後江寧求於參宴宰
樞及承旨注書朴參判大立余之再從表兄也請余
俱艸仍謂余曰長者不可誣吾將自首矣癸酉冬余
將赴清州過辭於洪相洪相潑贊美孝靖因及朴參
判詩事曰余得詩潑好之沈參判來見曰守伯令生
不能做此詩必借筆也吾將問之其後乃知果爲牧

使手段也余拜謝曰曾見孝靖公慶壽詩有柳恭齋所作亦假手也故效尤耳洪相仍歷數古人代作者曰代作古也甚不妨不妨仍吟末句曰永為周室孚先倡但老漢不敢當此耳守伯乃朴參判字也父子相繼為領相誠罕矣連受几杖尤罕矣有老親而得几杖者為尤罕矣今之洪江寧是也有老親而受几杖者與孝靖二人而已孝靖則二品之宰也以其有老親孝行卓異而不次賜之則恩典尤為極罕矣

洪相又謂余曰吾常慕孝靖作何狀乃能如此頃於

孥四寸學官柳流家聞有小影因得奉來觀其容像德氣充溢眞愉色婉容內外如一也吾內子亦其子孫欲留以奉安而妻三寸李縣令光澤力請陪去故不敢抗耳余後又聞孝靖謚號紅牌亦在柳流家求於其子師洙而得之則釋謚之辭曰慈惠愛親寬樂令終孝靖大畫像則尚在余大家祠堂

李監司繼福既撰慶壽集又附子孫譜於其後以見仁敬之餘流版本舊在江陵今移貫縣矣然只譜孝靖子孫則非全義李氏之全譜也且輿地勝覽全義人物項下及李叅判陸撰吾曾祖判决事諱時瑶墓

碣皆以前朝僉議政丞文莊公混政堂文學文義公彥冲為孝靖直派之祖而慶壽譜則無之余切疑於是廣求譜牒遂有撰成全譜兼以考異之志焉又慮其盡載外孫則簡秩浩繁功未易就只錄子姓及女夫以從簡便會吾宗領相公銳意作譜因余艸稿廣問博詢以克成撰與諸門丈刊于京中送藏于本貫之碑巖寺幸矣其勝覽及碣陰序系則皆誤以旁親為本派故余嘗承命于家公祭告于曾祖墓下琢去其陰之誤處耳至於勝覽之謬則尚冀他日改撰時刪正焉後因倭亂勝覽之傳世者無幾光海朝命開刊廣布于命後遵先旨與宗人上請遂改正

几杖之宴非但一家私慶亦　國家之稀事故滿朝宰相皆與馬孝靖之時分韻作詩之宰雖未知盡是赴宴之人而一時交游之盛　國家之多名卿鉅郷就可想已聘祖尚領相受几杖時余目覩通三日設席而前後宰相幾五十餘人至於近年金犀極少六卿亞卿僅得推移備員贊成二位闕焉者殆五年洪江寧慶筵除有故外前後不過五六宰相云則與祖宗朝盛會太不侔矣

尚成安公震忠厚寬裕度量宏大平生無疾言遽色好看自警編度量韜晦等篇有得力嘗自言若韓魏

公王盞等事如某亦可及也
尚相先世居林川家業饒富公曾祖英孚嘗貸與貧
戶契券甚多悉取以焚之曰吾後世必有昌貴者乎
植三槐于庭以擬王晉公故事至成安果登台輔自
公貴不營產業先世庫廩漸皆傾毀有奴建請修葺
公笑曰汝雖欲修完以將何物實之竟至頹圮無餘
箭串爲　國家牧場在前設木柵輪定於畿邑以民
結造排逐年修改吏緣爲奸弊甚不貲成安爲司僕
提調建白償布募役築之以石其弊遂絶當川流未
築处設鐵索開閉皆其規畫時癸丑甲寅年間歲頗

飢或以時屈爲言公曰與其徒賑以糜穀不若因就以立事此乃春秋興功役以聚失業之意也

成安每憂義州界連夷漢而襟袍疏闊自古中原有難我國必與受其害遠則衛滿近則紅巾可見矣故前古有懲於此一境設巨鎮三四以防之若麟州抱州義州等是也今則只置義州而防禦虛弱又無城塹以闋之若鐵騎乘氷其將奚以　國家設長城價布專爲是也吾之築城箭串爲江邊而爲之兆也有志未就尋常恨之

成安公爲相十六年當尹元衡用事之時內外掣肘

不能行其志每一念至或中夜布席於中庭仰面獨臥歎咤良久曰這翁今番行次甚爲中間矣

成安嘗謂子弟曰吾死而若請謚則必有行狀矣我行蹟無他可紀若曰公晩好鼓琴微醺輒彈感君恩一曲以自娛則當矣

成安常敎子弟曰士之立心不可少容邪曲至於科塲發軔尤不可不以正出身若或暗相代借終至於竊名則卽是終身玷累不可改悔之過自後雖有忠言讜論皆誣而已矣古人曰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此言甚好且代借者固不論設使試院掛題而若渠

輩所嘗宿搆者則倩人請改若不能改則便置而更製可也如不能更製則雖至皂白吾心正矣舉場皆新製吾安敢隱嘿欺人自幸宿搆以賦吾心以欺君父乎

尚相謂子弟落第者舉子飲墨瞭眊雖曰常事然若危其類則其弊馴至於鄙夫之患失古人云豈有凌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若於小小科舉之得失猶以爲欣戚則他日立朝當大段立落其不爲失性之歸者幾希矣

成安公嘗與子弟坐月設小酌微醺令各賦詩因自

吟一絶曰誰謂月輪天上到醉看杯底分明倒杯傾
月亦入吾腸表裏淸光交更好
李靖公丁未慶壽詩軸今在全山君李壽男之曾孫
前直長忠之家壬子慶壽詩軸今在李壽男玄孫忠
義衛逢春之家子孫傳觀當時之眞蹟尤可感念其
手澤之所經而所謂直長性苦偏著雖同宗子孫不
許一窺誠爲吾門之一不幸也恐終泯沒而無傳故
幷記之以告後人之愛重家寶者得焉
我國古無書院周參判世鵬爲豊基郡守時以本郡
屬縣順興乃安文成公裕本貫卽所居舊地刱祠宇

就為士子藏修之所即白雲洞也具載竹溪志其後周為黃海監司立文憲堂于海州亦為其鄉先生崔文憲公冲也祠宇及講堂齋舍皆倣鄉校之制而選居儒生供給廩餼各有經理自此他道列邑間或有營建者及今萬曆四年距始立白雲書院纔三十餘年而外方爭慕效之朝廷或有賜額賜書處然非名賢所祠及卓異之地則不得焉無為享而立院者尤多無慮通六七十餘所

外方鄉校乃孔廟所在　朝廷差官教誨此諸書院尊卑懸殊然書院之儒則周叅判始立規以士子中

解額者居之雖非中舉必以文理稍可者補之故非
居業者不入鄉校則中生進者不往而率多庸雜避
軍之徒故時人賤視鄉校尊奉書院無知者亦自假
院儒毁譽守令守令亦謹良以待之
我朝代受麗運乃祠王太祖於麻田郡稱崇義殿給
田結命遺裔世襲以奉之曰崇義監也秩視六品宗
親忠厚之至也五百年名臣唯文忠公鄭夢周配食
亦激勵之至也至明廟以奉祠人官卑增秩三品世
襲爲崇義殿使俸祿隨加焉太祖畫像初在開慶加
恩縣陽山寺辛禑五年因倭變移奉豊基龍泉寺萬

曆丙子 今上命該司具儀仗遷安于崇義殿禮也
近古國俗脫父母喪未及終制者皆用黑五十竹艸
笠垂黑木纓白衣白帶以至禫過而純吉蓋中古我
國士人平時常著淡黃白艸笠若今之上殿別監奴
子及司僕寺牽馬夫等所著者故也其後士類所著
艸笠變白爲黑而禫前之笠亦從而黑矣白布黲笠
則惟國恤著之今右相盧公己巳庚午年間遭父喪
祥後以遽黑爲未安用白布笠如國恤時所著者鄭
直學澈亦倣而用之自後禫前之笠或白布或白艸
或黑艸各任所見無定制申校理點於經筵啓議定

以白布之笠然以詩素冠篇黑經白緯之註觀之則
黑笠固爲未穩禮曰期而練冠縓緣縓猶絳色也則
祥後猶未免純白亦未妥其允當否也
列聖山陵下玄宮日留都百官無望哭之禮乙亥年
仁順王后升遐今上以是日安然過了爲不可特
設率百官望哭之禮實義起而前聖之所未發者上
初欲奉靈駕留在陵下以盡臨壙撫柩之禮廷臣力
諍謹止仍有此禮云
中朝時制各路死刑巡按御史斷之余嘗赴京時因
譯官聞近古辨一獄事甚異某地方有一男子出商

遠地經久回家夜與妻同宿及覺其妻被刺而死妻
黨告其男子殺妻男子不勝拷掠遂誣服及論囚巡
按以筆勘點將死者姓名點及男子則有飛蠅連抱
筆頭使不得下點屢揮而蠅殊不去御史深異之更
考其案則似涉冤疑招男子申問則曰囚更無生理
但有一事未解了耳御史使陳之男子曰囚當赴商
時遇一卜者請筮則以五言一絶贈之勸戒毋忘其
辭云遇岸莫停舟遇油莫洗頭一斗三升米蒼蠅抱
筆頭囚回時舟泊近岸念其詩遽舟已而岸忽崩歸
家之日妻誤以油盞覆囚頭具湯請浴又念其詩卻

之妻自浴頭而死焉其下二句時未了解也御史愈此筆頭蠅尤驚愕但未解一斗三升之說悉取本土戶籍見之有人名康七者卽拿致問之則果爲其女外遇約以沐頭爲驗殺夫而女自沐故誤下手也蓋舂斗粟得米三升則其糠七升而中國人喜作半字以糠爲康字旣康七也大抵中國人就寢則男女皆上頭無辨故爾

我國外方人中生進者各其官門近地建司馬所儼然一衙門厭倒留鄉所憑藉武斷至凌駕土主者兩南尤甚皆非古也癸酉年間柳成龍　啓于經筵革

之
冠帶衣服之制因時好尚遷就變易而潛與世道相符甚可異也中廟末年士庶常著笠樣臺上極重厚高大坪兒極狹時人謂之東瓜臺上切餅坪兒又用鵝青絲織作四稜帶以四甲爲一腰蓋猶有古人樸實底意思明廟丁未戊申年間金公舜皐爲慶尚右兵使以前笠制不安於著雨帽就舊制稍增損其低廣體甚輕快一時好之其體立變時人亦謂之金某體然其後漸至頂頭極低如覆食鉢蓋子邊坪極廣幾張小傘宛如僧笠造笠帽者極廣其帖間以稱厥

受豈其本意哉帶子亦好著廣多繒廣多繪亦僧家所著也未久復兩宗禪科佛教大行此實其兆也辛亥壬子年間士子衣服必窄其袖曰唐體自丁卯以後大闊其袖亦曰唐體此一唐體也而何前後異也余曾赴京見中原人衣服非其體制變易而然也內衣必挾以取溫外衣必闊以爲儀我國徒欲慕華而不知表裏制別前之唐體并挾表衣後之唐體亦闊裏衣豈不可笑自近年來士庶皆好以革爲帶業織絲者幾乎失利佩刀競尚長大甚者或帶小環刀無乃將有兵革之事歟是甚可虞

我國人近古通士庶好貿倭獺皮爲披肩披肩卽俗
所謂耳掩也競以色黑者爲尚多歸高直以取而倭
人坐收其利我國綿布盡歸敵土良可痛惜南溟曺
公於丙寅承名時極言於朝紳因加痛革自是其弊
絶焉但自後倭人專不賫弓角而來曰若許貿獺皮
當以弓角來云造弓甚難亦可慮也
明廟壬子年間以遺逸除六品官並尋除縣監者凡
五人聽松先生成公守琛爲首詣闕謝 恩授禮山
不赴 朝廷以先生有老母不能遠離移拜積城亦
不赴南溟先生曺植除官不起及拜丹城乃抗疏李

公希顔赴高靈成公悌元赴報恩有治聲趙公昱赴
長水未幾遭乙卯倭變棄官歸
南溟初除丹城其辭職疏並論時政有慈殿塞淵不
過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不過先王之一孤嗣
天災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當之之語 明廟以
寡婦二字語涉不遜震怒幾欲罪時尚成安爲左相
使余抽宋史英宗紀出歐陽修告慈聖太后陛下深
宮之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之語曰當以此救解明
日詣 闕啓曹某疏專襲古人告君語極言國家孤
危之勢非慢語也 上竟不問

明廟晩年命吏曹擇六條俱備之人其目曰經明行修　時判書閔箕　啓曰六條俱備名號太過請只以經明行修改捧傳旨　上允之所薦六人一齋李恒居泰仁大谷成運居報恩前參奉林薰居山陰進士金範居尙州生員韓修參奉南彥經則居京皆除六品壬子遺逸在世者惟南溟並驛召入對于思政殿　上問以治道其問目書之二紙而一副置御案一副降賜承召人使之隨問以對諸公皆略以對旨獨南溟　啓曰臣之所願陳者在於　上問之外上曰第言之乃曰自二十年來民生日以離散村落

漸爾蕭索此臣所未解也因言君臣間不可不和平
上因問古人非三顧不出草廬者何義也南溟對曰
此諸葛亮之事也料必不敢當故爾然諸葛亮經營
幾五十年僅成鼎足未能興復漢室則其才亦未可
知也云余時以右史入侍目覩焉蓋南溟屢徵不起
故上以三顧爲問而南溟之對亦以不敢當爲辭
方六條人承召聚京之日　上命召三提學將有試
策之計若科舉之爲者政院　啓曰以賢而召不必
如此乃只引見論以言語而已觀其問目　御札似
是殿試策士題體也

明廟下旨求六條俱備者 聖意初欲拜王孫師傅也國例只有王子師傅而王孫師傅則無之蓋自順懷世子卒後留意於今上而特欲別設也所薦六人皆不便於教誨故王孫師傅則又以他人為之一齋與南溟皆少日友也承召時同會於一處南溟語必識一齋曰恒之乃大儺賊也我則為汝大儺輩所引隨見於供招者也當六條人命召時議者以為當今林下之賢無如曹某請並召而來故南溟向一齋有隨見供招之語蓋善謔也聽松亦少與南溟同志相善甚聽松之胤渾浩原於余同榻舊也余問兩

先生相推重之意浩原曰家公見南溟丹城疏則鋒穎太發露乃曰久與楗仲違離謂其大進己混成果如此辭氣則猶未盡耶

開城府有鄭圃隱舊宅址辛未壬申年間就起書院後陽額崧陽以圃隱爲主祀配食以徐花潭院宇初成有司以題文忠位版事上稟　上曰夢周高麗人也豈肯受本朝官爵雖有領議政之贈只書圃隱先生可也其尊尚節義雖在異代不敢臣之之意至矣初國家並贈成聽松徐花潭成則執義徐則戶曹佐郎而已及配享圃隱時加贈花潭視同金宏弼鄭公

汝昌為議政謚曰文康然猶不敢許與文忠抗坐焉花潭先生有學到不疑知快活免教虛作百年人之句不知其學之造詣者頗許之趙龍門昱見有以一詩來示者曰此乃花潭之作其詞曰將身無媿立中天與入淸和境界邊不是吾心薄卿相從來素志在林泉誠明事業恢游刃玄妙機關少著鞭主敬功成方對越滿胸風月自悠然龍門深疑其自許太過遂次其韻曰至人心跡本同天少智區區滯一邊謾說軒裳爲桎梏誰知城市卽林泉舟逢急水難回棹馬在長途合受鞭誠敬固非容易做誦君佳句問其然

因袖詩往見花潭曰見可久然字韻詩甚好且誠明事業已做了當至於浩浩其天可久之學到此地位豈不可仰花潭終始牢辨曰非吾作不知也龍門遂不示其次詩而來平生未審其誰作也其後花潭集刊出而此詩亦在其中乃標之曰贈趙景陽云景陽即龍門表德也其不可傳信如此余意則與其傳疑不若闕疑此一詩去其本集中可也余自少常在龍門門下其胤子孔賓等以所嘗親聞者謂余曰花潭然字韻或云賓今宰臣某少日乘豪氣自作之而因戲謂花潭詩以此傳播其後有詰改於其宰臣者則

宰臣亦不明言其非己作而乃曰其詩亦刋在集中乎云則尤可疑也

家禮六親之喪各有等衰之服我國雖遵行而常用於父母而已自親兄弟以外皆著布帶日月久近循國典給暇之限而已壬戌年李相浚慶爲其兄觀察使潤慶服衰自後士類頗有服其祖父母兄弟以及伯叔父母者遂爲近世厚風

鄭文忠廬墓側立家廟之後我朝士族無不效此其風俗之美者　國初家廟猶未盛自經己卯諸賢申正世道而爲士家者無不立廟近世議禮家以廬墓

非魂返室堂之制多遵返哭自後返哭與居廬參半
我國婚禮於吉夕燭出納新婦翌日則新郎之所知
者齊訪於妻家其家以酒肉行宴名曰覽寢至於第
三日夫婦始行同牢宴謂之獨坐甚爲無理覽寢之
名謂出於麗季而又爲不正之說傳會之尤爲可革
况無賴之徒托稱覽寢知不知日逐婚家求饜或有
每夕登高望烽火而尋往者或誤跡烽爐於發勦之
家者大抵男女正始爲重而連夜同宿始行相見之
禮不亦褻乎頃在中廟戊寅年間始行親行禮己卯
人以禮從而廢近來士族家於吉夕即依家禮行事

者謂之眞親迎卽夕就女家交拜巹宴明日謁舅姑
者謂之半親迎覽寢之弊稍革而正始之道殆復古
風
我國紗帽耳掩體制自　明廟朝以前皆略如本國
之所謂笠耳掩者而甚爲闊大務尚豐肥故貂皮則
用四五令鼠皮則十三四令然後可作有紵紀而合
前頂有纓緌而垂後頂戴之甚重而費不貲耳或謂
此爲依倣宋朝之制云未知何據然我國衣冠必取
法中國則宋制之言未必非然丁亥冬　詔使將臨
時閔右相箕爲禮判因時議請改從華制但華制則

於帽後插角下無遮毛盖別護項故也我國無護項
請項後則參用本國之制　上從之然項後之制互
相意造久而未一
我國初無凉紗帽丙寅年赴京使朴參判啓賢買來
仍行本國且近年卿士平居咸好著冠以代笠子其
冠制或程子或朱子或濂溪或東坡或冲正或方巾
其類頗多己巳年余赴京時序班許繼儒見我所著
曰此冲正巾也非冠也余曰冲正冠巾其制異乎許
曰頂上平方四隅有稜者是巾也頂上偃圓有高低
起伏如雲狀倣梁冠體而四面圓轉無隅者即冠也

余命買其冠到本國授之帽工使依樣制造我國有造冲正冠者始此

自明廟以前士類皆著倭獺皮為耳掩貂則有法禁鼠則稀罕狐則過暖著者無幾鮮有以他皮造著余於辛酉冬始以黃狂皮作小耳掩人皆笑之然溫暖適中為毛且不粗甚是便好一日友人金行周道借著出外路逢醫妓輩攔道爭指拍手調戲不已金雖自謂口辯外言雖快內實羞澀歸而謂余既被羣娼爭侮所乘且鈍旋被行路衆觀殆將不勝云然自禁倭㺚以後士子無不好著黃狂者

李校理首慶初謫穩城時夢受香如差祭官及放還乃一千八百日也香字千八日是其應也金牧使弘度初生其考僉知魯夢有人使命其名曰歸甲故以爲小字及長連魁蓮　人以爲魁甲之應也戊午謫配甲山而卒歸甲之名始驗其時金正虬亦謫慶源而小字乃宜慶也人皆怪之

吾同年李郡守瓛謂余曰少時我以叔獻爲字一日夢有神人謂我曰叔獻乃汝尊者之字汝則速改明日卽改以德溫十年後登第則叔獻乃吾榜李壯元珥之表德深可怪也

余於甲子秋當應舉招言旨問由汝知今年壯元乎旨曰丙申生李姓人也余因戲之使推吾命曰此乃丙申生李姓人也旨曰此則當高中而非壯頭也旣而叔獻魁焉果亦丙申李也叔獻雖有才可壓一榜人然亦天數有定耳丙子春前旨又到吾家時方式年而未出殿榜余問曰甲子秋汝能知吾榜龍頭今式則何人當魁旨曰得姓五畫者當之余歷數會試榜則唯尹字爲五畫而尹箕之外無他焉殿榜及出而尹箕果元

稗官雜記言旨人金孝命預言　年生進壯元而

艸頭人則蔡無逸木頭人則李渠果 應云可謂善卜矣至癸丑年別試或問李命曰今年科舉何如答曰金姓當魁李姓居末矣及榜出金慶元李慶禧也時尚成安公爲讀卷官欲以洪大諫天民爲首下官皆以金公爲可成安固爭不得且凡科舉皆取入格文字而其時特命次中以上皆賜第而李得參焉成安出試場謂子弟曰這老第試可笑金慶元自乃祖千齡乃考萬鈞皆壯元也此家必占三代魁星而强欲以洪家置首瑣力其可及乎蓋亦言其前定也以李命之言觀之則可不謂然哉臺諫論次等賜第不

可久孰未允人衆豈能勝天乎

世説我朝人鄭鵬丁壽峴尹君平皆仙去丁鄭俱成廟朝名士有文章尹乃　中廟朝武宰海陽君熈平之兄臨沒時皆聞空中有音樂之聲故也鄭事其孫壻南上舍守正言之丁嘗仕到公廳忽逝去人皆言之尹事徵於乃子僉知霖誠有是理耶又問尹之平生於霖則曰先君常戒人過飽凡疾病皆由飮食不節而致也又常用冷鐵片數四交挾於兩腋須臾熱如熾火中出遞代以冷鐵乃能安過不然則不安矣不擇寒暑每好浴以冷肩背冬至日則必以井水

自然經室藏

注背盡一盆乃已及終無疾而逝云其仙去而空中音樂則誕矣鐵片冷浴之事誠可怪也

仁廟朝尹元衡自承旨超資拜工叅時宋公麟壽爲都憲力請改正久未允宋持之愈力親舊皆謂宋曰銀臺之長爲嘉善常事也況工叅有何稀貴如是固執乎無損於彼之前路而只自爲禍宋公曰豈可將此子置諸宰相班乎親舊競勸止之則宋佯作鼾睡聲不聽俄而乙巳禍作宋公被竄及良才驛壁書之來元勳等將加罪各人應死者十餘人元衡申救幾盡唯二三人不免而宋公與焉

宋僉知應漑嘗謂余言其堂叔圭庵公將死日家人實未知有朝命其家神主房內覺有闔閤聲怪而視之則圭庵父公之主自下靈床至囱下以頭叩壁似作悶迫狀已而聞金吾郎押藥赴謫所云圭庵即宋叅判麟壽自號表德曰眉叟

高麗侍中沈龍乃本朝開國功臣青城伯德符之父其女孫再爲國母即我昭憲仁順兩王后也明廟末其子孫以代盡遞遷龍之神主而不知墓所乃奉瘞於麻田地青城墓之上仁順一日下問于青陵府院君沈鋼曰祖上神主有遷出者乎夢有老人謂予曰

俺是沈家祖先願勿埋瘞云其亟還奉以來遂官其奉祀者仍祭之

宜寧南氏始祖有君輔者高麗宰臣也墓在本縣而子孫未知的处頃年南知事致勤等因子姪有幹事嶺南者使之尋祭訪於老吏曰客舍近处某竹林相傳是其墓云而亦不可的信故從傍近掃地而行事夢有人告其祭者曰吾墓正在某地金貫子一隻埋在正穴上一隻埋在墓前夷之則可驗遂如其言果得之乃改成墳將其貫子回京傳示諸孫之家爲異事云

清江詩話

金義 李濟臣夢應 著

金悅卿落柘不遇詩文極高徐達城嘗一邀致出姜太公釣魚圖請題卽書一絕云風雨蕭蕭拂釣磯渭川魚鳥識忘機如何老作鷹揚將空使夷齊餓采薇達城默然良久曰子之詩吾之罪案也

鄭壯元麟仁母氏能文章雖自韜不試發輒奇絶其娚　嘗請之勤夫人曰殊非婦人事爲公一示仍以掛壁太公釣魚圖爲題作詩曰鶴髮投竿客超然不世翁若非西伯獵長伴往來鴻後莘使入國求

見本國詩以此書示沉吟久之曰似有女態
楊州檜巖寺門楣有天寶山三字世傳元使二人來
見一人曰此書有綺紈氣習一人曰有蔬笋意態果
是前朝王子祝髮者筆也
俞應孚詩曰將軍仁義鎭夷蠻塞外塵清士卒眠晝
永空庭何所玩良鷹三百坐樓前南秋江擧末句足
以可見其氣像云全篇世不多見故錄之
三灘送人赴京質正詩末句云吏文質正尋常事端
取羲經問象前朴訥齋亦送人質正詩末句與三灘
末句無一字加減以先後論則訥齋當襲三灘然訥

齋之高元專用東人語如此耶是未可知已
金西河嘗得句映山紅映斜陽裏久未覓對一日見
李佐郎後白至語及之李見地黃生階乃曰生地黃
生細雨中西河然之
金直學千齡兒時抱在乃祖膝上客得句曰雲收天
際孤輪月使其祖公對未及金乃拍祖公肩曰何不
曰風定江心一葉舟乎甚奇之金後果擢魁科以文
名云
申靈城企齋相公嘗晝寢因驟雨過盆荷而覺得夢
凉荷瀉雨一句數年未得眞對至於因作近律空其

行必欲覓奇對以充見朴斯文蘭語及之朴以衣濕石生雲告企齋曰非也至於終身未得其偶云詩人覓句之勤如此

金頤叔搆亭於東湖岡下有松戴雪得句岡壓松頭雪久未覓對適鄭湖陰至金曰先覓此對然後可坐鄭即應曰軒臨鴈背風金曰得

詩人寓詠大抵以含諷為奇金頤叔東湖亭扁以保樂求詠申企齋企齋於頤叔為姊氏子也曰進退有憂公保樂行藏無意我全眞江山盡入陶甄手月笛還空錦繡人金不之解企齋又題沈貞之逍遥堂有

落葉藏秋壓斜陽映半山之句蓋以王貫論也沈亦殊未覺

洪上舍裕孫南陽鄉吏也苦本邑侵役中生負後不赴舉爲方外士放浪自高於金剛山石崖題詩曰身先檀帝戊辰歲眼及箕王號馬韓要與永郎遊水府偶牽春酒滯人間時人以爲神仙所作後聞洪徃來始認洪之所爲

蘇退休罷居湖南時尚領府在相位以金提蘆鴈二簇求詠蘇以二絶還楓落蘋香蘆荻花跡翎隨意泛晴波塞天昨夜風霜厲却愛江南有歲華蕭蕭孤影

暮江潯紅蓼花殘兩岸陰漫向西風呼舊侶不知雲水萬重深皆自喻也又太逼畫撲可謂絶唱

李容齋相公少時見一宰相家出一斑竹障子求詠於他老臣公方呻吟未就公先寫一絶曰淅瀝湘江岸蕭蕭斑竹林這間難盡得當日二妃心諸公歎服以爲雖老作不如遂題之

李牧隱入唐遊學唐人以一聯求對頗有譏諷曰持杯入海知多海牧隱卽對曰坐井觀天曰小天唐人慚焉

崔艮齋演哭仁廟詩有三年短制心輕漢五月居廬

禮過滕之句林亨秀有忍將今日淚重濕去年巾蓋言與中廟相繼賓天也時以爲善作

順懷世子之卒朴思菴淳爲輔德挽曰承華已作傷心地玉漏猶傳問寢晨語甚哀切

金慕齋相公於成遯齋相公第與諸宰語及押韻之難慕齋曰豈有難押之韻乎諸宰以爲過言請以讀易爲題呼強韻以試慕齋曰諾卽成一絶大羡元不和梅鹽至道難形筆舌尖靜坐默觀消長理月圓如鑑又如鎌諸宰歎服以爲非大言

企齋自言少也未讀他詩始學杜牧華清宮排律因

學作詩法雖晚年欲有所述必先誦一遍然後執筆
朴訥齋雖當劇官夜必誦離騷一遍作近律一首然
後就寢云
訥齋嘗爲門生所陷一日其人到門不見而以詩示
之曰闇闇誤解示謙恭袖裏潛藏射羿弓堪笑人心
眞九折裂裳裹足向雲中彼雖辜負訥齋之責亦非
過歟
沈上舍克孝中廟朝城隱家終南下有栗亭甚好一
時以爲名家有一宰相來飲樂之欲以新宅換之沈
笑曰雖半割天下添價以岳陽樓殆不可換耳韓相

亭允善戲謔附耳語曰實以天下半添岳陽而換之則君之交易須勉成之時人以好事傳及沒容齋以詩挽曰一壑自當天下半栗亭寧換岳陽樓

趙令晟龍門之伯也以賢德稱世嘗夢遊三角山作詩有愛月非爲惑貪山不害廉之句有詠梅一枝二枝高三點四點白之句嘗患心疾鑿池名養心池種藕名養心花皆有詩自警云

尚相夢於高樓華宴座上作近律百尺高樓倚半天三行粉黛列華筵前江一帶圍平野遠岫千岑露抹烟時有嬌鸎穿翠柳更無輕燕點朱絃未成末句而

驚悟因記夢中之語足之曰樓居非是幕中客不用金屏在眼邊氣量甚好

高校理而順爲儒時夢中得詩少日風流獨不羣暮年江海病兼分趍超肯作湘中病豪健應脩嶺外文潮入海門天拍水日沉漁浦瘴如雲江南驛使無消息折得梅花未贈君癸亥而順之父公及其婦翁皆落職歸湖南而順又除蔚山郡守人皆以爲此詩之讖而而順未赴而論罷亦歸湖南未知此詩之應果的矣後高公爲東萊府使便依然如夢中所見云

金正弘度重遠進士及第皆魁嘗監軍御史于嶺南

在書堂時對策甚好三娶有二子其友姜執義克誠
鄭府使礩等以重遠清粹似當易死乃作挽詩戲之
曰青年蓮桂壯元郎出入薇垣與玉堂嶺南監軍知
姓字東湖對策擅文章一人三室遺雙果四塚千秋
共一牀綠髮世間悲故舊白頭堂上泣親孀未久重
遠謫死官止於是慈氏尚在豈非詩之讖也而朋友
之戲不亦過歟

林石川之詩好全用古句如昌寧秋月軒萬事已黃
髮歸耕滄海濱上尚相詩安危大臣在何恨滯江湖
等語餘不盡記而他槩見矣大抵石川尚氣不曲循

規矩故放大筆作五絕窺紙之多小往往有疎處亦不小其詩有曰天垂大野蒼蒼大鳥度虛囪點點明又詠張汝弼草書帖題之曰此老胷中百怪蟠雄如壯士挽黃閶晴虹貫月一堂書政好林翁中夜看其九井峯詩曰人言九井上蓮葉大如盤秋來生遠興青壁月中攀其尚氣可知矣

東聳三角貫太淸登臨可摘斗牛星非徒嶽峀興雲雨能使東方萬世寧此世傳金悅卿兒時三角山之詩而自辨甚明於與柳襄陽之書若然此乃誰氏之作而擬諸悅卿乎然洪裕孫上舍祭悅卿文亦曰詠

三角之一絕使老儒而心灰尤有以起後人之疑也成夏山夢井天資甚超頴詩文未嘗經意而出手必佳有病懷賦申企齋常書一通付壁而讀之李容齋亦言使兄力學以充其才則吾輩不敢望也嘗小搆南麓有詩曰誰家有道可冲天料理終知卻不然試向山中高枕卧此身閑處卽神仙又遊江亭有詩曰爭占名區漢水濱樓臺幾處向江新朱欄大抵多空寂携酒來憑是主人措意皆理達有警世意尚相之妹兄也每曰兄天性孝友其詩可採於勝覽東文選而無愧時不見錄亦命也

尚相有靈川子申潛畫竹晴雨二障分請企齋湖陰
之詠各以八韻排律歸之企齋一句子贍去後無真
筆與可以來有此人湖陰一句神移蘇老三生習勢
倒文翁萬尺長皆第七韻也其用事措意一也而立
語骨法頓殊平生兩家氣像可想而天然皓崛未易
甲乙也

明廟丁巳秋上御勤政殿行會百官宴仍御題秋日
宴羣臣羣臣同德等七言律命與宴者皆限日製進
時尹鈴平漑爲左相以故不參後因講筵以爲人主
令百官製詩近於浮華鄭大提惟吉時以都旨在銀

臺至引韓魏公二十年來得再陪之句以辨是亦故
事時或不妨云

己未之後　上頗於内苑會宴近臣命題製詩閱武
亭文臣侍從者製詩武臣貂蟬者射的李彥忠時為
副提學一句云星流鵠面粉飄風　御筆批點而下
當時諸作皆命各自寫綃軸入内鄭惟吉為序云
閱武亭別宴尚公為首相詩末句忘言醉飽釣天裏
敬德唯聞獻曝情得老臣告君之體

成縣令孝元夏山之姪也十三四歲時能書屛簇已
能作詩賦有名於時公卿競邀致索書竟未第而晩

補陰職守龍仁有善政為人不羈奇男子也嘗於院樓夢見所思有詩曰情裏佳人夢裏逢相驚憔悴舊形容覺來身在高樓上風打長江月隱峯時以為絕唱

李縣監希顏曹南溟植皆以遺逸舉用曹屢徵不應李前後三命曹以詩贈之蓋譏辭也山海亭中夢幾回黃江老漢雪盈腮半生三度朝天去不見君王面目來山海曹亭號黃江蓋指李也

李佐郎後白朴執義淳皆自儒時有詩名朴宿僧舍詩曰醉宿禪家覺後疑白雲平壑月沉時翛然獨出

踈林外石逕節音宿鳥知李亦有詩曰小屋高懸近紫微月邊僧影渡江飛西湖處士來相宿東岳白雲沾草衣俱以絶唱稱

書堂學士輩嘗於一日驟雨過後夕陽鮮明晴景可人共賦詩以記之朴淳詩曰亂流經野入江陀滴瀝猶殘檻外柯籬挂簑衣簷曝網望中漁屋夕陽多諸公歎美以爲眞有聲之畵

通事鄭和文翼公光弼庶子文翼宅有梅樹公之壽辰在梅花正開之時後鄭大提惟吉嘗與諸族飲此樹下各賦詩感舊和先有詩曰三十年前識此梅年

年長向壽蓮開至今摧折風霜後每到花時不忍來諸孫皆垂泣閣筆

魯山在永川時月夜登明月樓聞子規有詩曰蜀魂啼山月白相思空倚樓頭爾啼苦我心愁無爾聲無我憂寄語人間離別客愼莫登子規啼明月樓

余於少時見濟川丞廳壁上有詩題曰曾見前朝種李辰東風一十二回春題詩華表千年柱酒泪青山一掬塵楓岸曉鍾神勒寺烟沙晚笛廣陵津秋風緩擊滄浪柂樓上無人識洞賓未知誰氏作也

姜執義克誠於癸亥春夢與仙客共登酒樓有一仙

娥奉爵助歡仙客求見姜詩乃占一絶以示酒肆粧
樓放縱狂萬人牙頰姓名香逢君說着前身事香案
前頭奉玉皇仍書紙末曰僊謫仙客見之問曰所謂
仙謫乃謫仙耶俄而仙娥辭去姜因勸留要唱一歌
娥曰妾未閑歌譜願以詩和之乃於圓扇題詩以贈
詩曰匆匆粧束下西樓來伴雙仙侑勝遊聊唱蕋珠
歌一曲曲終非爲錦纏頭寤就遂去覺之乃夢也姜
是年秋以事落職無乃謫仙之讖歟
曹南溟茅齋觀雲詩取舍人情不足誅那知雲亦獻
突諛旋承霽日爭南下卻向陰時競北趍

智異山斷俗寺　寺有政堂梅世傳姜通亭所植曹南
溟詩寺破僧羸山石古先王自是未堪家化工定誤
寒梅事昨日開花今日花盖譏其失節也
論詩者不可不知人苟不知人其論詩也固而已矣
余嘗觀柳夢窩大東詩林聞之則自少時捜拾諸家
至老始得編摩其用心亦勤矣然其名錄乃列金悅
卿於緇髡之類而標之曰僧雪岑是豈論詩而並論
人者歟余則殊以爲未然
盧公守慎謫居珍島有詩天下之東國以南沃州山
下數間庵有難赦罪難醫病爲不忠臣不孝男客日

三千五百幸行年乙亥丙辰慚汝盧守愼如無死報
得公私底事堪盧年乙亥生云此詩蓋於丙辰歲作
其謫必三千五百日時也又有送弟詩嗟吾凡弟至
於斯一十年來五見之若使精衛能塡海千里耽羅
可步追

乙卯湖南倭變昇平日久諸將多失律有詩題在南
州驛壁曰長興民若棗考妣知是韓公蘊政術仁不
救欲食先牧李希孫肉却走當裂水使金贇身超資李尹
潤慶眞丈夫遷職遑倅協乃詐臣監司金澍柰何昧圖策
防禦南致勤胡爲嗜殺人元師李浚慶錦城堅退坐節度

趙安國 中路故遼巡有功達泗梁歸何處無意忠貞 柳
任康津棄城 康津 彥誠 洪 空先斬空鎮 珍島 崔濂罷帷
均食錄當時俱尸位臨危此日各見眞德堅 李霧巖倅 乞
降何須責元績 兵使陷沒 輕躁不足嗔橫行倭賊誰能敵
邑里焚燒困生民賞罰不明公道滅惆悵君羞雪無
因此未知何人所作而與奪亦皆至當與否而抑亦
詩史也非歟

尹長源兒時其父翁燈夕觀光因命作聯曰長星大
星爛爛然一層二層三四層知其有詩才督學益急

洪賛成貴達少時有長者命聯即曰鳥坐花枝或枝

動不動識者以或字爲文章氣習

魚無迹字潛夫以孽產拘國禁未第甚有才名少時隨其父公曉過僧寺見山出雲命聯卽應曰青山微客至頭戴白雲冠及長有新曆歎蒼生難等諸篇頗膾炙有過吉注書金烏山詩曰落落高標吉注書金烏山下閑門居首陽薇蕨餒遺草粟里田園晉故墟千載名垂扶大義至今人過式前廬生爲男子雖無膽立立峯巒摠起余予嘗觀過金烏此詩第二聯刻在閭表之楣矣

鄭文翼公救己卯之人得罪謫金海路中有詩曰積

謫如山竟見原此生無計答天恩十登峻嶺雙垂泪
三度長江獨斷䰟漠漠孤峯雲潑墨茫茫大野雨翻
盆暮投臨海東城外草屋蕭蕭竹作門
沈思遜於中廟時赴滿浦僉使爲野人殺害馬亦爲
所得成遯齋相公挽曰雲中一馬悲新主塞外孤旋
返故家其父貞之持泣
金慕齋以宣慰送日本使㶊中慕齋書崔孤雲沙汀
立馬待回舟一帶烟波萬古愁直得山平兼水竭人
間離别始應休一絶曰此吾少時送友之作也㶊中
笑曰氣骨非宣慰所述慕齋歎服

慕齋弟思齋正國嘗以知詩自許慕齋爲嶺南方伯時聞一校生姓宋者能詩招見於月波亭令作近律乃書曰金碧樓明壓水天昔年誰搆此峯前一竿漁父雨聲外十里行人山影邊入檻雲生巫峽曉遶波花出武陵烟沙鷗但聽陽關曲那識愁心送別筵慕齋得之大加歎賞歸語思齋思齋曰此必鬼詩非烟火食者所作果然宋得女妖初不解文而得怪後女妖常教之寫字因有名其詩篇無不極美其後家人以術怵送其妖乃書示於掌曰花婦今爲洛水神世間皆是薄情人遂去宋依舊不識字此說似誕然南

人傳者甚仔細云思齋盖自以知詩爲信甚喜然此乃嶺南樓前朝都吉數題詠也鬼妖必傳説此詩而有此

朴叅判英中廟朝名武臣也學問甚該博能書能詩兼曉醫術家在善山洛東之濱詩曰絶域南陲海氣昏兜鍪金甲老王孫無心麟閣題名字家在洛東江上村又四十纔過五十初人間無用一籧篨餘生只合劉伶醉散步江湖堪打魚

金兵使錫哲亦中廟朝武臣也以承旨入内苑 上以前繫白馬爲題詩曰白馬閑嘶繫柳條將軍無事

釖藏鞘國恩未報身先老夢踰關山雪未銷頗為傳
誦或謂尹判書熙平所作未知孰是
陳上舍宇己卯以疏被罪後國家追贈執義臨刑其
乳父持筆以請曰願有一言乃取書一絶曰漠漠蒼
天不我明浮雲終日等吾生胷中所抱誰能識徒作
清朝寃鬼名
安修撰璲以詩名嘗有詩一句地下定無消恨酒人
間難得返魂香其年病死世以為詩讖
金慕齋見一儒生有能詩聲見其詩有曰云云綠樹
陰中又躊躇慕齋以為甚似短楚不久必死果然

燕山喪一宮姬頗傷情招李安分希輔作詩曰宮門深鎖月黄昏十二鍾聲到夜分何處青山埋玉骨秋風落葉不堪聞燕山甚好之而安分自此遭謗云

有儒生名洪漢仁者有詩才好遊山水嘗於天磨有題曰朝上白雲峯頂觀暮投峯下孤菴宿夜深僧定客無眠杜宇一聲山月落後遊金剛山貪賞深潭失足沈死矣

士人李良國頗有氣自高不循繩墨嘗送人遊金剛盖其遊已十年而送者三年也曰十年人送三年客八萬峯高九萬天嘯落扶桑波撼日吟摇蔚島海生

烟且於辛亥冬 國家復兩宗儒林將上䟽回文到其家乃書其名下曰闢佛上䟽韓愈事乘鶴橫空呂洞狂仍曰我則明日遊山云而不赴抗䟽之列又嘗以詩別其情人於扇題詩有一文官有心者見而燒之李文追題燒尾曰至今未滅焚書火燒盡郎君惜別詩文官見之嘉其氣像大槩踈狂可取

趙龍門少時泛舟於漢江諸文士多會之者命作詩曰青山面面立漢水悠悠下峩洋山水間誰是知音者一座驚嘆終必致遠

鄭虛庵希良善於推筭知有甲子之禍曰甚於戊午

一日從廬幕出去不知所之人見其屐脫在江涯遂疑其溺死也臨出有詩曰日暮滄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頗傳誦於世諺傳金慕齋以方伯將入某院有詩新題壁上墨未乾烏竊頹垣穴人汲夕陽泉天地爲家客乾坤何處邊慕齋以爲虛菴所題卽分人廣索不得云

周叅判世鵬嘗以興學爲志爲豊基郡守於安文成公珦舊居作白雲洞書院爲黃海監司以海州乃崔文憲公冲本貫作文獻堂書院皆有廟有齋又作冊二卷曰尋院錄曰入院錄以題名趙龍門嘗過文獻

書院諸生以尋院錄請題龍門只題一絕皆相訝莫知爲誰後始聞知乃龍門也其詩曰客路栖栖久未還天教看盡海西山不須姓字留書院贏得狂名滿世間

宋壺山世珩之父濵孫嘗爲中廟潛邸時師傅公在髫齔亦常陪從及爲生員因求言上疏陳弊　上特召入禁中御題試子陵淪富春山詩因賜御筆題目書冊

明廟朝親觀射於慶會樓下令侍臣作詩翰林河應臨大而應製居魁爲時傳誦詩曰暖風晴日禁池東

粉革高張綠樹中猿臂乍開星的滿烏號俄拂月輪空主皮豈是輸筋力觀德要須奏奇功西掖詞臣無伎倆沐恩留得醉顏紅大而以能詩聞筆法豪健畫品亦奇年三十三官至司藝而卒與余同生丙申甲余以詩哭之曰吾庚方妙歲君獨至於斯才絕詩書盡天慳壽爵時

大而未釋褐時泮宮課試禹鼎銘支祈鎖殺洪流昔昏墊免魚頭範三品萃九牧表玆功刋山麓爾足之支奇兮爾腹之彭亨兮圖像神慳魑魅魍魎莫能遽其形鑄刻風土崇深高下各得有其名饘於是粥於

是豈爲餬口勤鴻功揚景鑠留示厥後嗟彼有土不
德其德唯爾之爭鼎兮鼎兮毋爲重輕亦可謂絕唱

